

我
一
生

879.577/3071:1
東
華
印
行



我的一生

我 的 一 生

原 名

Babia Dolia

英 譯 名

MY LIFE

Told by the Peasant Anissia

(俄國農婦安尼西亞)

Revised and Corrected by

LEO TOLSTOY

托爾斯泰修校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四版

我的一生 (全一冊)

△(實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應付)

譯述者 陸鴻鵠
上海北門外建路二號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門外建路二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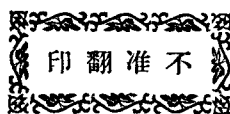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分發行所

南京 濟南 漢口 開封 天津
徐州 廣州 重慶 星加坡
汕頭 杭州 廈門 哈爾濱

大東書局



原序

“Letter from Mme Tatiana

Lyovna Soukhotina to Charles Salomon”

蘇可悌娜夫人——即托爾斯泰之女——給原譯者沙爾蒙的信：

『安尼西亞講她的一身歷史，給我的姨母柯銘司開夫人聽，我的姨母隨手細細筆錄，那時我也在那邊。安尼西亞，是一箇農民，她所說俄國中部的語言，非常流利。父親很重視她，有時他老人家自己也去聽。

姨母僅僅換了幾箇字，改了幾句句法；司屈可佛所修正的，不過是文法方面。我因記憶力很弱，想不起初校是他，還是家父。所記述的東西很多，我抄錄過好幾次。有幾天，父親整天纂輯這篇原稿，務使像他自己的作品一樣。

題名是他定的。初擬有很多，後經父親說出這箇題名，大家都『爲兩意』，就此採用了。

先生所料，中間有些是家父添加的，我也認爲極是。我記得很清楚，最後的幾句，確是昇他加上的。你選譯這段小說，諒非無因，我以爲這是俄國民間故事中最好的一篇。

我祇要輕微的讀給任何那箇農婦聽，她們都禁不住流淚悲嘆。這小說中有幾段情形，和她們所遭遇的，很相彷彿。

我可以告訴先生，關於此書的，不過如此。……

莫斯科，十二月，十四，一九二二年。』

又序

(莎爾蒙 Charles Salomon 的序，因為原文很長，祇得摘譯了。)

『一八八五年七月中，托爾斯泰給他夫人的信裏說：『昨天我將安尼西亞所述的一切，讀給康司太丁和泛納門聽，我精神爲之一振。不過這篇內容，太覺得照相式 Photographie 而缺乏理想化 Ideal，或者有很多人是不歡迎，但這確適合我們的嗜好；因此我定擬略加修改，以便付印。』這封信是托氏的女婿蘇可廷 M. S. Sukhotin 轉寄給莎爾蒙的。

莎爾蒙的自序裏又說：『我認爲這篇小說，內中大半是托氏自撰的。當一八九三年，托氏交這篇原文給我時，講給我聽書中人的一切，很爲詳細，並且非常熱烈。他以爲直接由農民得來的，比自己用理智去猜度，更覺珍貴而有價值。惟其是這般熱誠，所以我意內中他一定修改了不少。』

『此書原名 *Bibia Dola* 「農人的命運。」托氏以爲這本書是童話的資料，不肯署名，後來他知道這意思是完全不對，因此在俄國的初版上，還加上「給成人」的字樣。

『凡是在俄國住得很久，或者研究過俄國農民生活者，都可以證實書內的情形是真確的。種種俯首帖耳，一味盲從的心理。和農民被壓迫的苦況，在帝制時代是這樣，在目前亦何嘗不如此。

『我因爲俄文進步得很慢，到今方能譯出，很對不起托氏的囑託，非常抱歉。

.....

一九二二年，耶穌誕日，莎爾蒙序。

譯者弁言

譯者所譯的是英譯本，書名 *My Life* 一九二四年，紐約 *Duffield & Company* 出版。因該書原序中，有農民口述，經大文學家托爾斯泰修改，而成托氏的作品。故完全直譯，未敢稍加增刪。如有差誤之處，尙希讀者指教。

這篇小說裏邊，關於前俄婚姻的不自由，悍姑的陰險，農民的苦況，監獄的黑暗，醫院的腐敗，宗教的潛勢力等，都寫得很平淡，但用意非常深刻，血淚相凝，慘酷之狀，不知讀者閱後作何感想？

最後我還得致謝鄭君若谷，溫君崇信及詩揚，麟助，督促我譯述的誠意；並謝謝詩懿替我抄寫的勤勞。

我的一生

俄國農婦安尼西亞口述

托爾斯泰修校

陸鴻勛譯

我出嫁完全違背我的本意。

尙未到十七歲的時候，我的家人，就開始替我擇婿，這時適值「欽賜解放」的前二年。（註一）我們是不貧不富，大家都得勞動的一箇普通農家。我的工作足照顧地主的雞場，生活很好，且很自由。不論什麼時候，有唱歌或舞蹈，我終是第一箇；當女孩們成羣結隊出外玩耍時，我終是她們的首領。那時活潑潑的我，已長成人了。我並不願父母替我選擇丈夫，因我心中已有愛人，但他們不許我選他。

他不是箇農人。他是箇地主的僕人，長住在地主家裏。他的名字叫做米兒

海洛。我時常碰見他，因此對他發生了愛感。他也時時注意我，一見了我，終要走上前來，溫存幾句。

一天他對我說：『安尼西亞，我愛，請等候我一年；我倆就可以自由結婚了。』

『等候？爲什麼？』我說，『在一年中你或許娶下了別人；那麼我們再等一兩年才能自由嗎？上帝知道啊！』

他說，『安尼西亞，你若不候我，將來必定後悔。』

唉！我實在很願嫁給他。但，拒絕別人，僅候着他是不可能的。我的父母硬要我嫁給一箇農人名叫但力羅。但力羅是我村的一箇貧家子，而且是箇養子，並不是他家的眞兒子，他母親在沒有得到兒女時把他養下的；他現在長大了，他家中人想給他結婚，這樣他們家裏可多增一箇能作工的人；他母親已經看中了。我。（在那時候，女子不嫁給外村人的。）

是的，一箇秋天的黃昏，收割已罷，高斯李克哈（但力羅的母親）來到我們家裏，我的父母同在客廳裏，我自己貯藏室內，她直向我走來，我知道他的用意，因為我媽早已說過他要來。

『晚安。』她開口說。

『晚安。』我答時並未看着她。

『爲什麼你帶着沉慘的樣兒？我來爲的是好事呀。』

『你要我怎樣？』

『安尼西亞，你願意嫁給但力羅嗎？』

『我不願嫁她。』我答。

『爲何不肯？他有那樣不好呢？』

『我不願嫁他！』我重復的說。

她笑了笑說，『我們睜着罷。你定要嫁給他，反正這事不能由你自己取決』

。』

她於是走進客廳恭恭敬敬地向我父親鞠了躬，很和悅的說：

『先生，請將你的令媛嫁給我的小兒罷。』

我父親帶笑說：『你何不和她自己商量呢？』

『老先生，把你的小女孩給我的兒子罷。』高斯李克哈又嚴重的說。

我父親用滑稽的口吻答覆她，『是的。我曾向她提過，可是她嚴詞拒絕了。』

高斯李克哈說，『祇要你允諾就夠了，對她講是無用的。我明晚帶麪包和食鹽來，把這樁生意做成功，大家痛飲一場；並且還帶些禮物給新娘。』

她去了，父親叫我出來。

『安尼西亞』他說，『你決意要嫁那一個？或許是我們的地主人吧？』他於是嘲笑我說，『不昇我不肯將你嫁給他，惟恐他不要你。』

『他不要我，——我不管。』

『看呀，女人終喜歡辯論，女孩子們必須出嫁的，這是上帝的意志，非我們可能爲力。如果你不允許，我們就不得你的允許進行了！』

我退回貯藏室時已涕淚交流。我想，『我不能期待米克海洛，那是萬不可能的。但力羅我並不愛，但同時又無別人；而且我怎留不服從我的父親呢？』我翻來覆去想了好久，痛哭起來了。

★ ★ ★ ★ ★

翌晨我照常到田間去工作。米克海洛走來。

『早安，』他說。

我也說，『早安。』

我倆同坐在土堆上，像平常一樣；他坐近我，把他的頭放在我的膝上。

『安尼，我愛，捉住他們。』他說的意思是指着頭蝨。

我說，『米克海洛，高斯李克哈等今天要來，他們是爲喝我的喜酒而來。我愛，你當然明白我是不喜歡但力羅的。』

『那末你爲何嫁他呢？』

『我爲何嫁他？因爲女子都得嫁人；我決不是箇，違背父母之意而出嫁的女子。』

我們停止了談話。

過了一刻他說，『安尼西亞，這是一樁罪過。你不願等候我，但試想我如何愛你。』

驀然間我心裏充滿着萬分的憐惜，我的手在他髮上捉蟲，我的眼淚不住的落在他的頭上。

『呀，米克，我愛，我倆萬不能成婚，一同打消這箇念頭罷！』
這算是最後的一幕。

到黃昏時候，高斯李克哈又來了。我退回貯藏室內，我算不想再看見人。他們把我給誰呢？但力羅非但難看，並且愚笨，而我是箇聰明美麗者。我私自說，「他不配給我。」我坐下了，高氏走進來把廿隻蘋果，一磅餅乾，一箇櫻色小麪包，放在我的圍裙裏。

『你瞧，這些是你郎君贈的。』

因為我不願拿這些東西，我說，「我不要。」說罷就把那些東西擲在小牀上，仍舊坐下。

『用不着這般驕傲。』高氏說。她又到客廳裏向聖像行了箇禮，恭賀我的父母。

『老先生，為什麼我們的新娘子，對我如此無禮？』她說。

父親答道：『不必管她，反正她嫁給但力羅的。』

『她不歡喜我們的禮物，且沒有接受。』

『算了。給她些時間去攷慮罷。』

我們的親屬都聚集在客廳，中間還有箇是媒婆。但力羅的父親亦在。那時我的母親鋪張了檯布，高斯李克哈就放下酒，及她帶來的食物。他們強迫我出來後，就開始祈禱。懦弱得我，縮縮底在流淚。父親對我說：

『你哭什麼？女子都不能以崇拜者爲丈夫，你非第一人，亦非最後者。如果上帝樂意，以後你和但力羅可以享愉快的生活。』

他們都祝頌了一聲。父親倒了一小杯酒，親手送給但力羅的父親。

『親家，祝你健康。望我們的孩子們得享和平親愛的生活。』

我未來的阿翁，接了杯酒，很慎重底說：『我決不傷害她。』

『你不拋棄她，我也不拒絕她。』父親這般回答。

這許多的用意，無非想使我得到些好感，但我的態度仍舊頑強峻冷。喉中很覺乾燥，他們喝了，吃了，不久也就去了。

★ ★ ★ ★ ★ ★ ★

很明顯的，我的志願是不成問題了。「無論你情願與否，你終得出嫁。」我私自這般說。父母親進城去變賣了八籮燕麥，換了許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我已經看出這終身大事作算定當的了。因此我也開始縫紉幾件自己應用和送人的禮物。

我做了二件衣服，兩條裙，一件羊皮大褂，二件小襖，一件小襖上加以灰白色的袖，又二件四週都配了三種顏色，一條紅花的手帕。我還繡了條手巾送給我未來的阿翁，一條黑羊毛的圍巾給高斯李克哈，每人都送禮物的。

到了迎婚的那一天，親屬們從莫斯土煩來，父親親自去迎接他們到家裏。高斯李克哈佈置了五瓶酒和魚，肉及黑麪包。

至於我呢，獨自坐在小房間裏，愁腸如割，細聽客廳中的議論。親族們坐定後，但力羅的父親倒了酒說：『願上帝助他們做好的工作。』於是大家也